

羅蘭
散文
第2輯

創藝文山屆四
品作獎得文散獎

羅蘭

行印司公書圖

羅蘭散文

羅 蘭 著

· 第二輯 ·

第四屆中山文藝創作獎散文得獎作品

作者簡介

羅蘭原名靳佩芬，河北省寧河縣人。從事音樂教育及廣播工作多年，爲一成功的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及教育工作者。其作品文字明潔而寓意深遠，極富思想與哲理。著有羅蘭小語、散文、長短篇小說等多種。一九六九年獲中山文藝獎。

目次

紀念曲

那豈是鄉愁·····	一
我結婚的時候·····	三
生活的滋味·····	一〇
由冷說起·····	三〇
愧悔·····	三六

生活散曲

屬於我的晚上·····	四一
秋園即事·····	五四
阿美走後·····	六三

隨想曲

速成的青葉·····	七二
生活散曲·····	七六
數字遊戲·····	八三
我的書桌·····	九二
春節小集追記·····	九六
天上人間·····	一〇三
風之戀·····	一〇九
唱一首簡單的歌·····	一一三
散步隨想曲·····	一二六
沉櫻的手帕·····	一二五
悠然的感覺·····	一二九
山上去來·····	一三四

心曲

寄給飄落……………一四五

無私的情誼……………一五三

兜雨……………一六〇

燭光夜話……………一六五

青春組曲

碧天偎著海洋……………一七三

那南風吹來清涼……………一八〇

幽林一夜雨……………一八八

雨中的紫丁香……………一九六

那銀海千秋的夜晚……………二〇二

春夜聞笛……………二二三

那豈是鄉愁

臺北的雨季，濕漉漉、冷淒淒、灰暗暗的。

滿街都裹着一層黃色的膠泥。馬路上、車輪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褲子上、雨衣雨傘上。

我屏住一口氣，上了37路車。車上人不多，疏疏落落的坐了兩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見人們的腳和腳下的泥濘——車裏與車外一樣的泥濘。

人們瑟縮的坐着，不只是因為冷，而是因為濕。這裏冬季這「濕」的感覺，比冷更令人瑟縮，這種冷，像是浸在涼水裏，那樣沉默專注而又毫不放鬆的浸透着人的身體。

這冷，不像北方的那種冷。北方的冷，是呼嘯着撲來，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麼一種冷。冷得你不只是瑟縮，而且冷得你打戰，冷得你連思想都無法集中，像那呼嘯着席捲荒原的北風，那麼疾迅迷離而捉不住蹤影。

對面坐着幾個鄉下來的。他們穿着尼龍夾克，腳下放著籃子，手邊豎着扁擔。他們穿的

是膠鞋。膠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氈窩」。尼龍夾克，即使那時候有，也不能阻擋那西北風。他們非要穿大棉襖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頭上不能不戴一頂氈帽或棉風帽。旁邊有一個人擰了一筒鼻涕在車板上，在北方，冬天裏，人們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爲風太凜冽。那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猛撲着的風，總是催出人們的鼻涕和眼淚。

車子一站一站的開行着。外面是灰濛濛的陰天，覆蓋着黃濕濕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這樣的。它要麼就是一片金閃閃的晴朗，要麼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雪。這裏的冷，其實是最容易挨過去的，在這裏，人們即使貧苦一點，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

车子在平交道前刹住，我突然意識到，我從一上了車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經不是鄉愁，我早已沒有那種近於詩意的鄉愁，那只是一種很動心的回憶。回憶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種種苦樂，而是那茫茫的雪、獵獵的風；和那穿老羊皮袍、戴舊氈帽、穿「老頭樂氈窩」的鄉下老人，躬着身子，對抗着呼嘯猛撲的風雪，在「高處不勝寒」的小鎮車站的天橋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親的堂兄。那年，他已經五十多了。晒黑的、風塵僕僕的臉，樸實的五官，光頭上戴頂土黃色的老氈帽。在那五進的宅院裏，他辛辛苦苦的支撐

着那個老舊家庭的生計。對外，他要照管田莊；對內，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喪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總是那麼慢吞吞的，手揣在袖子裏，微躬着背，邁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說話的時候，總是那麼把聲音拖得長長的，彷彿字斟句酌，唯恐說走了嘴似的。其實，他只是習慣那麼慢吞吞，好像任何重大的突發事件，都不會使他震驚似的。

我從小隨父母在都市謀生。偶而才回一趟老家。在老家的人們的眼裏，我們已經是「化外之民」。而我對「大爹」的行動，也只覺得陌生而不慣。我不喜歡大爹，因為在他面前，使我拘謹不安，而且動輒得咎。所以，如無必要，我幾乎是不理他的。他似乎也不喜歡我們這幾個在都市裏學了新派的晚輩。我們有時無意中唱唱歌、或大笑幾聲、或說說從外面學來的國語，他都會一字一板的訓我們幾句，說我們粗野、忘本、沒有一點書香人家的規矩。然後甩甩袖子，邁過門檻走開。

我每次回家，總是情願就在祖母房裏。祖母是大爹的嬌嬌，大爹是長房裏的。祖母似乎也不喜歡大爹。她總是責怪父親，不該放下家當，赤手空拳的跑到外面去給工廠裏做事。「這個家應該有你們一份的。」祖母叨着旱烟袋說：「你們倒慷慨！一家子到外面過去了。這家裏的產業，可不就都給大房裏佔了去？看你大爹不聲不響，老好人似的，豈不知莊上繳

的、地裏收的，都到了他手裏。聽他口口聲聲說窮，其實，誰有錢誰知道！只有我窮是真的。」祖母把旱烟袋裏的烟灰磕掉，再去裝烟，那烟葉是裝在一個小小的藍布口袋裏的。發着嗆人的氣味。「我早就說，你們不在家裏吃，這幾年，省下來的，也够買幾畝地的了。這還不都是入了你大爹的腰包？」祖母時常這樣絮絮叨叨的說着。「將來分家的時候，說什麼也不能馬馬虎虎的。你祖父弟兄三個，我們三一三十一，有錢分錢，有地分地。」

我不知道家裏有多少可分的東西。除了我自幼在裏面長大的這五進房子之外，我只聽大爹跟父親說過，有兩個田莊，押給別人；有多少蘆葦地，也當給別人了。只剩下一個「靳莊子」，現在家裏的進項，只是靠「靳莊」的收成。家裏經常吃得很節省，我們每次回家，第一頓飯，大半是在外面叫的餃子，只有我們這幾個從外面回來的人吃。以後，我們就跟着全家一同吃大鍋飯。那菜多半是鹹魚、蝦醬、小乾魚炒白菜、蝦醬燉豆腐、鹹菜拌豆腐。夏天的時候，後園裏有自己種的茄子、南瓜、和豇角。糧食多半是高粱、小米、和棒子麵。只有過年才吃米飯、饅頭、和豬肉。打仗的時候，家裏吃一種麵條，硬硬滑滑的，人們說，那根本不是糧食，不知是用什麼做的。吃多了，胃會脹痛。

家裏自己養雞，反正一切自給自足。好像人們從來也不花錢似的。據說，只有我們回家

的時候，才從外面買一點東西來吃，那是拿我們當客人招待的。

「別以爲他對你們好。」祖母說：「你們幾年不吃家裏，省下的錢，够他招待你們的了！」

大爹的太太，我們的伯母，我們叫她「大媽」。大媽是家裏的「心臟」。她永遠是天不亮就起床。起床之後，她把自己打扮整齊，抱柴，燒水，把頭天晚上浸好的秫米放在鍋裏煮粥。高粱米最難煮，要費很長時間，才可以煮稠。等我們起來的時候，紅紅的秫米粥已經盛在烏亮的瓦盆裏，炕桌上擺好自家醃的醬菜和鹹魚，等着我們吃早飯了。

大媽和大爹不同。她總是笑臉迎人的。冬天，早上起來，她總是先問我們「夜裏冷不冷」，然後舀熱水，讓我們洗臉。我常常注意着她那鵝蛋形的素臉，梳着光潔的髮髻，她的眼睛很美，流溢着柔和的光。而她裏裏外外的張羅着全家的瑣事，決定着每天膳食的分配，四季衣裳的添製，記着每一房大人孩子的生日，到了那天，一大早，就有燒餅油條和雞蛋，表示慶祝。她把那一堆煮熟的圓溜溜的雞蛋放在過生日的孩子的炕上滾着，使人覺得那真是一種快活健朗的祝福。她說燒餅和油條是象徵着腿的健康。我很欣賞她這種祝福。她那明快、肯定而柔和的動作使我對她有無限好感。我還敬佩她每天早晚，必定按規矩到祖母房裏

來問問安，點烟倒茶，整理被褥，在門旁侍立一刻，閑談幾句，然後退出房門的那番禮法——那已經被我們這維新的一代棄之如遺的禮法。而祖母却說：「你大媽當這個家，只會苦我們；她自己房裏是富裕的，我才不稀罕她裝模作樣的來討好我們！」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喜歡去深究這些。我並不關心老家財產的多少。自幼，我就受了父親的影響。他常說，「一個人靠祖產是沒有出息的。我不在乎家裏的財產，人都該自立謀生。」

那正是那樣一個轉變的時代。許多讀「洋學堂」的青年都丟下那舊得霉腐的老家，去外面自立謀生。他們投入一種新的、工業化的生活裏。他們用時鐘代替了太陽。他們過着連吃一根葱也要去買的日子。他們按月領薪水，而薪水總是不够開支。但是，他們穿得一天比一天考究，婦女們慢慢的講求時髦，而且學會了打牌。當我們隔幾年回一次老家時，老家的人們都帶着驚羨的眼光看我們，而我們也爲自己能够自立謀生，和接觸新的東西，學來新的「派頭」而有點自豪。

但是，有一年，我們忽然不能自立謀生了！

那年，戰爭爆發，父親忽然失業。小家庭的生活，怕的就是失業，我們沒有積蓄，兄弟

姊妹又多。正在徬徨無主，忽然接到大爹的信。我們拆開那舊式的印着紅框的中國信封，看見大爹那樸拙的毛筆字。他寫道：「……小難逃城，大難逃鄉。如在外生活不易，可隨時返家團聚。家中雖清苦，然粗茶淡飯，尚可無缺。……」

父親一生好強，說，「如果我發財還鄉，還有臉回去。如今落魄，情願在外面流落，也不回去丟臉。」倒是母親看出家裏實在無法維持，暗中寫了一封信回家。說，決定先讓我帶着兩個妹妹回家，可以減輕一點負擔，母親和父親帶着弟弟則暫時在外面看看情形。

不兩日，大爹來了回信，信中詳細說明火車開到的時刻，讓我們務必搭某日某班的火車回去。

那天，天氣奇寒，風雪交加。十八歲的我，帶着兩個不滿十歲的妹妹，上了火車。

火車在冰天雪地中奔馳。我們三人緊緊的擠在三等車廂裏的一張椅子上坐着。茫然的望着外面的風雪。那平原真是荒涼。火車奔馳好幾里，也看不到一戶人家。只有凍僵的寒天、凍僵的河水、凍僵的平原、凍僵的枯樹、和抖顫的電線。那火車窗櫺上積着高高的一層雪。車中的暖氣驅不走那從四面八方襲來的嚴寒。我們的手和腳都凍得發痛。

那天，因為對面來的火車在路上出事誤點，我們這班車在一個小站等着「錯車」，等了

好久，到達老家那小站時，已比平時晚了半小時餘。冬天日短，車進站時，但見暮色蒼茫。我們三個提着簡單的行囊下了火車，那狂風吹得我們站不住腳。正在徬徨無主，却見大爹從那個寫着站名的白色木牌後面跑過來。他脚下穿着大氈窩，身上穿着羊皮袍，頭上戴着老氈帽。他跑的時候，那氈窩就陷在深深的雪裏，使他舉步維艱。他跑得那樣吃力，而又那樣快，使我們幾乎不相信那就是大爹。我們從來也未見大爹跑過，他總是四平八穩的踱着方步的。而這次，他吃力的跑到我們面前，嘴唇「嗦嗦」的抖着，用他凍僵的手把兩個妹妹攬在他懷裏，說：

「好孩子！好孩子！凍壞了吧？孩子？」

兩個妹妹被西北風夾着鵝毛大雪灌得喘不過氣，撲在大爹懷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在旁邊把背對着風，滿眼都是冰涼的淚，不顧得寒暄，只見大爹伸手接過我的箱子，說了一聲：「走吧！還得過天橋。」

小站的天橋是露天的，很簡陋。高處風欺雪虐，我們又是逆風，大爹走在最前面，吩咐兩個妹妹說：「拉緊我的袍子！別抬頭！我給你們擋着風！」兩個妹妹緊緊抓住大爹的羊皮袍子後擺。我跟在最後，把圍巾緊緊的裹住頭和嘴。而那大片的雪和大股的風，「呼呼」的

把我們一直往後推。我們連眼睛都睜不開，模模糊糊的只見大爹在前面躬着身子和寒風抵抗。走到天橋中間，忽然一陣疾風，把三妹的圍巾吹飛，三妹被風吹得一個踉蹌，險些從那稀疏簡陋的欄杆下面掉下天橋去。大爹回身一把拉住了三妹，把他自己的圍巾解下來，給三妹繫在頭上。又返過手來緊緊的拉住她們，踩着天橋上凍硬溜滑的積雪，步履蹣跚的走過了這驚險的一段。當我們下了天橋，走出站臺之後，我才看見大爹的臉上凍得發紫，他嘴上花白的短鬚，沾着白白亮亮的冰花。他的嘴裏呵着白氣，哆嗦的說：「來來！我已經雇好了『劉把式』的車。」『劉把式』的車在車站轉角的地方等着，他是鎮上一個熟識的馬轎車伕，鄉下稱趕車的叫『車把式』。

上了那掛着棉篷的馬轎車，我們並沒有停止抖顫。車被棉篷緊緊的圍住，裏面黑洞洞的。風雪被阻擋在棉篷之外，而大爹却跨坐在外面的車轅上。舊時的規矩，婦女才盤膝坐在車裏，男子是要「跨轅」的。

我們不知道大爹有多冷。從車站到家，還有三里路，又是逆風。當我們好容易到家時，已經掌燈了。

老家還是那樣，天已全黑，只有有煤油燈的地方是紅紅亮亮的。大爹把我們帶到祖母房

裏，祖母房裏升着炭火盆。大媽帶着憐惜的笑容走過來，給我們打熱水洗臉，給我們用開水沖茶湯喝了，我們漸漸暖上來。大媽讓我們坐在燒熱的炕頭上，一面張羅給我們端飯，一面抱過簇新的棉被和枕頭，問祖母，是讓我們睡祖母的套間，還是睡大媽的套間。「他二孀（指我母親）那東廂房太冷了，還是讓孩子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吧！」她建議着。祖母帶着欣慰的心情答應着，一面向我們問長問短。而大爹早又恢復了他那慢吞吞的踱方步，和那慢吞吞的說話的腔調。當我們一面吃飯，一面激動的討論着外面的風雪時，他只「嗯嗯」的答應着，彷彿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而一直到後來，我們才想起，那天火車誤點，他在風雪中更多等了我們半個鐘頭。老天！那樣的風雪！

許多事都是這樣的，在當時，覺得很平淡。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艱難，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溫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感激。我只記得從那以後，祖母沒有再提大爹獨享我們財產的事，也不再提分家的事。

過了幾年，戰爭完了，苦日子也過去了，我們才聽說，大爹那些年省吃儉用，把押給人家的庄子已經贖了回來。蘆葦地也差不多都贖回來了。鎮上以前一共有四個有名的大戶，後

來都破落了。我們是其中之一。我們也是唯一留住祖產房屋，而且贖回祖產田莊的一戶。

我想，假如從那時候不再荒亂該多好！努力和節儉本來是最真實、最不會被否定的東西。親情也是最真實、最不會被否定的東西。而我們這一代就缺少那種福份，家裏剛剛振作，就又被變亂席卷了！

我到了臺灣，要結婚的時候，收到大爹一封信。信裏附着一個紅包，裏面是四千萬元的滙票。信上大意說：「家中年景不好。我原爲各姪女每人積存有一份妝奩，但不幸，幣值貶降，這數目大約也只能給你買雙絲襪了，伯伯不才，未能克盡家長之責，希吾姪諒之。」

我豈能不「諒之」？我豈能不感激零涕？我豈能忘記那年的風雪，那北方古老的家園！那淒寒中如燭火般的光與熱，那屬於中華古國傳統的含斂不露而真實無比的親情！

一九六七、一、一五、